

貞固齋書義

工論
第四本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天下治成於信。聖賢見其大焉。蓋未信何以使。不仕胡以悅。固知學之為無盡也。而天下之治即在此。嘗謂都俞之盛。惟是上下交相。知而喜起之。謨尤在吾心。不自信。蓋乘時利見。非徇世之資。則學古入官。無可息之候。此千聖傳心。苟非以在躬。不疑者為受祿。不誣聖賢。寤對烏覩。所謂莫逆者乎。天子闢仕路。以作天下公孤之位。闕而不補。誠為此偉略。深文登乎天物。必有鑿然不磨之業。內叩懷來。始知熙載亮工。無一非取足于性命。大臣膺仕統。以對明王格天之學。積而遲發。誠為此弼諧。謨明鬱乎帝師。必有

確乎不拔之心仰參聲氣縱至又民出政猶不妨共表其
疇咨子於開豈無所信而漫然使仕與開于仕豈果無可
信而未敢遽言能也夫亦愈知仕矣時會有何難乘乘以
學力之無差則顯而探靈于天地亦幽而薦馨于鬼神故
致業先以明理慮不周者其中不治此日之匡飭竹帛倍
刻操術求其可據據為生平之不易則仁義不雜以功利
德教罔叅以回邪故立功先所寡過行不盡者履險多畏
絕世之才華疾惡愈叢蓋証修無預期之道而事至則予
之以怡協物感乃心性之資而功深則革之以取益所以
未信之人要求為能信之人天人上下總聽吾斯之降陟

而能信之義終不可恃于見信之年禮樂兵刑彌動吾斯
之危慄予于轍環老矣猶不忘堯舜之病也不圖起予者
開也向令不曰吾斯之未能信則與權謀術數一切以就
功名者何異安在果達藝不班班可使顧獨使開仕與猶
謂悅開非使開意與然而天下之治理統是矣去我之欲
念與矜氣乃還世之自然與各得即聖神之學問盡此矣
視明且之已茲者神無餘塵兢業之猶疎者志加奮所謂
幾非在我毫而猶學也仕之義大矣哉

使開即信開未信正求信悅正悅其以能信為仕句句
自歎乃句句自譽本領作用滾作一團堯舜猶病聖學

無已俱見之矣。每提此振局千仞。是用題是照題。

機鋒拘題務入空研似有態致而題終格格不透固

緣看仕太淺看學太迂上下不相印合又太冷落無情

從經濟性命申實有証修始真有用文字

窮達合一見地深微言有大而非夸於註中篤

志不安小成意俱能包攝

注中真知此句近來講家多誤認以真知仕之理為信人所傳誦名華文有
不免其子請信兼知行說真知如此謂真知已能如此即語類保得過意文
中此語揭此旨如披雲霧而見青天真有功於傳注者筆之透闢高超更後
來諸家所不能到園中後學李元春

○吾斯之未能信

仕必求其能信賢者為天下之志愈殷矣蓋仕正行其信

于天下而能信可易言乎開遠以期而懼不勝也故真可

仕也且帝臣王佐當其未出已舉天下全局任而不辭豈

驟希能仕哉性命匪可暫謝民物觀氣類之通扣略不妨

日新學問統天人之大我夫子東周大用一則曰何有再

則曰未能開固不敢諉夫子之使也抑有不得自昧焉者

夫天下未有不信而可仕者也亦未有不能信而可為信

者也盛朝九德命官要知人于載采而謨弼所自必洞幽

察微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天下始觀真儒之業太宰六計

弊吏第考課于法廉而懋敏所及必彌綸參贊不負天子
不負所學吾黨始成上治之猷非以宣之實以稽之非故
遜之實鮮恃之吾斯之未能信誠不可誣爾此其間有合
德于天之道焉齋戒交乎且明丹誠盪乎精禋夫子所望
聞者光格何似而不能與大道之行確執其講信修睦則
事治民安古大臣猶皇皇咨傲者胡為也非所據勿據非
所安勿安斯迫吾以不可不能吾即予斯以不敢不能而
已此其中又有崇修于聖之詣焉允迪苞乎哲惠作孚貫
乎儀刑夫子所用聞者歷練何似而不能與斯人之徒共
砥于體信達順則佑辟出政古元老猶勤勤刻厲者胡為

于信字發其何等胸襟方見夫子悅用之意
讀此篇便知不愧用國人物不愧用國文字

必中其履斯引吾以無可為能吾即履
蓋名山學為帝師澹漠之地已足寅

李元春

亮天工阜成兆民而忠孝皇切必期無愧于天下後世誠
為此千載奇逢禮樂固以達中和兵刑亦以化肅殺諳練
既至則疾惡愈隱開下同乎咄嗟立辨之士何以副公孤
惟人之選也哉聖門蔚乎名世德言之上罔不黼黻帝猷
驅馳皇路而貞毅終始必求弗苟於勲名富貴誠為此一
生大事匡定歸功於天王節義秉教于父師魏蕩韋秦則
學加倍崇開不昭此窮達合一之原不幾掩明良載賡之
本也哉夫指揮大定弓旌皆供深求之資永矢弗諼姓字

弊吏第考課于法廉而懋敏所及必彌綸參贊不負天子
不負所學吾黨始成上治之猷非以宣之實以稽之非故
遜之實鮮恃之吾斯之未能信誠不可誣爾此其間有合
德于天之道焉齋戒交乎且明丹誠盪乎精稷夫子所望
開者光格何似而不能與大道之行確執其講信修睦則
事治民安古大臣猶皇皇咨傲者胡為也非所據勿據非
所安勿安斯迫吾以不能吾即予斯以不敢不能而
已此其中又有崇修于聖之詣焉允迪苞乎哲惠作乎貫
乎儀刑夫子所用開者歷練何似而不能與斯人之徒共
砥于體信達順則佐辟出政古元老猶勤勤刻厲者胡為

也發必祈其收慮必中其履斯引吾以無可為能吾即履
斯以無可為信而已蓋名山學為帝師澹漠之地已足寅
亮天工阜成兆民而忠孝皇切必期無愧于天下後世誠
為此千載奇逢禮樂固以達中和兵刑亦以化肅殺諳練
既至則疾惡愈隱開下同乎咄嗟立辦之士何以副公孤
惟人之選也哉聖門蔚乎名世德言之上罔不黼黻帝猷
驅馳皇路而貞毅終始必求弗苟於勲名富貴誠為此一
生大事匡定歸功於天王節義秉教于父師魏蕩韋臻則
學加倍崇開不昭此窮達合一之原不幾掩明良載賡之
本也哉夫指揮大定弓旌皆供深求之資永矢弗諼姓字

亦挾飛鳴之勢吾且以未能信立天下仕統矣

曰吾何等現前曰斯仕學不作岐觀曰未能何時是能
曰信則又必不肯欺已欺世正妙在自歎即是自譽若
直是不肯仕則夫子何以使何以悅乎引夫子立案
二語握定信直說到仕上

偉人懷抱真儒經濟

弗如也

學莫妙于弗如聖人先就賢者指之焉夫子貢未嘗以為
弗如也然其心則弗如也故夫子為之解曰弗如也若謂
吾人原無愈法祇有一望法而已吾人并無望法祇有一
如法而已如非如人也如乎人而誰是終身之如如乎已
又誰是終身之不如乃今于子之對覺有異焉者千古進
修之誚嘗歷虛空而莫定其功實則如虛則弗如也且微
特實弗如虛虛中原無如理生人矜奮之氣每遊清淨而
忽獲其天動則如靜則弗如也且微獨動弗如靜靜際原
無如機子向者曷嘗以為如乎而不得不謂之如者何故

如原藏弗如之絨子今日初何嘗以為弗如乎而不得不
謂之弗如者何故弗如即在弗如之心弗如從何始從聞
始也不聞不知其如不聞又何從知其弗如况聞非竟聞
之也天機鼓盪之下無聲者俱化為有聲以與我弗如之
性相接方且並渾一之名尚何弗如之不了了現前耶弗
如從何轉從知轉也不知不謂之如不知又何謂之弗如
且知非竟知之也真精滿盈之后不靈者俱化為最靈以
與天下弗如之絨相冥方且原無十與二之痕尚何弗如
之不惺惺共對耶以為弗如回則弗如回而已矣何徘徊
于若遠若近之間虛而貯之曰望望即弗如也機已投而

尚無所逢神已湊而猶無所泊不得不借凝眸之光想仰
鑽瞻忽之神情以為弗能如回則弗能如回而已矣何躊
躇于若驚若疑之下曲而辭之曰何敢何敢即弗如也既
婉轉而相親復依稀而微阻不得不假乾惕之衷寫欲從
末由之妙道夫弗如亦安有定候哉終身如而一朝弗如
一朝即弗如矣弗如亦安有定局哉子不自認其弗如而
我指之為弗如子之心即弗如矣吾故于子之言而急解
之曰弗如也舉凡愈與弗愈望與弗望敢與弗敢一以貫
之矣

半句題耳要吸下又要不犯下因其何敢望而指之曰

此是弗如纒一多解與字已出此文空靈敏妙全不說
煞真所謂盤駮馬于蟻封舞嬌娃于掌上者如字具
此妙解用上聞字知字大有悟入又用上望字何
敢字匪夷所思滿章俱化成弗字

筆墨靈幻見地真實

顏淵季路侍

全章

聖賢開萬世之治明其志之無量也蓋中心之願動于自
然從欲之治加于無已非言志故不知聖賢之感係如斯
爾嘗觀王業顛懿群生嘉祉要不過聖賢得行其志于天
下故千古難竟之事不容一日有易盡之情百王傳心之
法不容一堂有不明之故誠當吾世而歌唐虞之風唐虞
宛然在焉何則學人有鬼神可薦之心逐處皆成茂對則
氣類所感樂行左右于王明深居亦趨蹌于師友擴天地
無私之量位育具動精靈則天懷所發廷獻為師濟之賡
颺亦謀野為擬議之言動乃知志之為物有勃乎無不形

者精神之不能不生也。志之所進，有浩乎靡不至者。學問之維日不足也。子之于顏淵、季路，侍也。蓋亦惡可已也。治古之世上之人，篤念交游，推誠取與，大公內何物而非車裘。何物而弗與共。通以繇之言，富貴貧賤，所自齊焉。始于倫紀，行于風俗，則繇之志也。第不知何時而滿願也。至治之成，上之人輝光道濟，退處休容，太虛中何自而見善勞。何自而見伐施。通以回之言，道德事功，所從化焉。交遜頌膚，群襄大略，則回之志也。抑又何時而釋頌也。此繇所進觀于子之志也。嘗思大道之行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授几執醕，以寧胡考。神聽和平，以締嚶鳴。春秋下令，以恤孤幼。是以厚德載物，衣被天下。耆老之綵，穀之嘆，悉率正直。以燕天子，卿尹無見長之心。日念天矜，小子有造。帝王有讓，善于天之美。猗歟休哉，倘謂老者朋友少者，無所以安之。信之懷之，則是道之及物。有不必大同，無我之時。美之端已，或不必德博化光之隆。將所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者何為，而淵繇為我願之乎。蓋作君作師，皆至性相及。以坐而言，起可行者，為事功所出。以惕猶病休，如傷者，為神明所宅。要深其旨，于痛痒難言之處。而如天好生，無念不圖。迴于夢寐，為德為民，總內力相宣。小試之略，吾以知性情之不親，無言之述，亦以恐

源流之不白。要宣其象于高明見聞之上。而咸五登三。無日不歷鍊于風塵。此聖賢之大有造于天下也。與拈括題字者。下材也。如題起止者。先正也。或失則俗。或失則緊。能以志字籠題。上下前後而為言。領字之字。點綴映帶。經文始字字生動。是解法。故是妙法。每能用題。以反法為正法。即馭題是出題。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嚴仁所從出。大賢獨按候於其心焉。蓋惟統仁於心。故心無不仁。不違猶之乎加功。其心之辭也。回抑豈獨有此心者乎。且天地之仁不可見。復其見天地之心。則心所自始。即仁所自完。仁以仁此心。則心已為仁。役此其故不自心受。心以心此仁。則仁已為心。役此其故亦不自仁受。博外者。滿仁之量。墮中者。冥心之機。博仁固易於喪心。而冥心其何以入仁。此吾黨未有不以不違仁為程者。回迺淵然表著於天下。回之仁。合夫人之仁。以為之者也。有一不仁。即以為此心之未摯。而回正。何必有馳人之想也。第有回。

而仁始有所據則言回即仁所肖象回之仁又化夫人之
仁以為之者也有一求仁亦以為此心之未洽而回正不
必有捐己之容也第不有仁而回幾無可躋則言仁即回
所導世然而回之所以處仁無他惟不自棄其心不自棄
其心則心屬強制仁反為堅僻所托宿而誰知人之不能
不為仁所動也心惟一仁罔不吉心惟康仁罔不臧天下
歸仁之所以有速操爾迨至歸仁而仁究無際回之心將
不解何以自釋而豈俟他慮歟抑回之所以處心無他惟
絕乎其為仁絕乎其為仁則仁居寂寥心且恃黜聰以生
快而誰知天亦不能不為仁所流也仁貞于心心實予仁

以貞心變乎仁仁還滋心以變一日克復之所以有確証
爾迨至克復而仁究難敦回之心並不解何以自涵而豈
或別圖歟吾迺深測其所嚮之端也仁以心為理則欲其
融之者乎心以心為候則元其貫之者乎回豈獨有此仁
今而若回獨有此仁者身世不無消息回固弗消弗息于
其心也吾迺大服其內治之勤也大其心而仁愈迥神聖
不妨任我節取乎小其心而仁愈宏中庸不妨任我特闢
乎回豈獨有此心今而若回獨有此心者功如亦有遷改
回固弗遷弗改于其仁也即極之三月豈有莫之或知者
哉性定則數綜其衡昔人所為敦達天之固本崇則道司

其範聖學所為登乾始之隆其餘日月至即奈何不回是
兢兢也

心外無仁回直從其心下手三月不違直是不違了須
以絕頂玄奧為之正教人以為仁真訣也 回也二字
不得放過 欲是有不善未嘗不知元是足發大則行
夏時等小則拳拳服膺 三月只一點

於程子賓主之喻煞有會心切定顏
子勘入精微急索解人不得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表君子以統文質故天下受鑄于德焉夫文質至則天地
為昭必彬彬然後為君子則勝者亦可修其本矣且聖王
新天下剛柔並克德政懋隆無日不以君子望人而君子
可易言乎皇極劑又用于彊燮大人傳炳蔚于堅貞體上
帝篤生之忱罔不互求其至今天下風氣繇此其始乃得
主名教之大成焉彼野者史者豈非此文質歟若之何竟
騎勝而不彬彬也察帝王參天兩地之模知郊祀宗廟總
以大申其敬愛則一身之動靜取準于陰陽何處不有圭
璋之重追上古通變宜民之故知繼天立極要皆受治于

神明則一心之錯綜彰施于世界何日不切糾虔之懼乃
稽其文文已質矣稽其質質已文矣若此者性固備乎其
全而學復有以調之吾安見一居其寡萬居其多也太樸
傳金玉之鉉而凝命不漏山龍積顛若之孚而下觀已神
蓋惟恐稍一偏畸物望即有以相二則英華本根俱淵然
在中曾莫測斟酌之痕者抑甚深且蔚爾業固挈乎其元
而養復有以化之吾安見顯之非仁藏之非用也欽天莫
簡于禮而百神必徧于懷柔和德莫繁于樂而秋嘗不取
夫盛響蓋惟恐稍滋裒益品地即有以未純則黼黻丘園
俱肫然內抱卒不見參伍之迹者又甚高且厚爾夫然後

天下質勝文者慨然草野之難安奉此為則矣擊拳之儀
繇質勝以為將則忠孝始無夙格是即君子導天下以真
忠孝也完一己之文質以攝皇虞於今日陳儷擊土皆可
鼓吹天子之休明然後天下文勝質者卹然史管之過情
秉此為憲矣儉戚之志繇文勝以相究則卿士咸解還醇
是即君子迪天下以真卿士也備百代之文質以遡夏商
于先天言動衣冠罔非立轉太上之作述向非文質彬彬
何以至此哉文質者主持世教之名非有兩端以憑人之
去取君子者固守天德之正並非有纖私以誤人之嚮應
聖王所以嘉賴斯人也乎

彬彬正從君子出則野史並不足為文質了主持世教
有大本領在彬彬直反炤勝字中多發彬彬後始
出然後本題乃不倒置

生自人之生也直

惟直斯可言生故不必援天生以自諉也夫人必以生自
命而人之生有斷斷不可置者直在而乃真生也已今夫
生忠孝生德業俾天下震發于精強豈非人所為哉人在
而遯大生于天將迥然孤特偏歸皇畀吾知憤激之性定
有所不容已者使非憤激則天下第當有天之生地之生
不必有人之生矣人之生謂有以異乎天下之生也生無
可襲故馮生不若特生其所為特生者安在不忍自抑其
特生已超馮生而稱人之生謂無以異乎天下之生也
生無可矯故逆生不若全生其所為全生者安在不忍自

指其全生已化矯生而為人。惟有直焉。已矣。直以生人。則人受直之生。而何以為人之生。生以人直。則直惟生于人而已。合乎天之直。直豈非人所矜重。然而矜重猶作名理。觀夫視直為人生。必導之名理。此生不已。有鬱曲不快者乎。究之不越此直而已。快然于生。則人之快然生也。蓋惟鬱不得不舒。曲不得不遂者耳。直豈非人所懾伏。然而懾伏又作神聖觀。夫視直為人生。不可及之神聖。此生不已。有壅遏不暢者乎。忽而自提其直。頓莫不暢。然于生。則人之暢然生也。蓋惟壅不得不達。遏不得不轉者耳。而且曰。生自生。直自直哉。英靈足千古。何故頌之。曰。如生當年。第

不負其生。後世故永昭其直。必直始不負其生。則生者咸激烈以求直。欲生則斷無不直。則既直者孰不挺立以長護此生也。而且曰。人皆生生皆直哉。知覺遍四海。何故歸之。曰。好生聖人。完直以生衆人。衆人故愛直。以答聖人。一生且可引群生。則一己之生有何不直。群生總關乎一生。稍一念不直。又何以為人之生也。吾故知人貪生亦足亂直。其貪生必不敢告諸人。有不貪之直以生之也。人知生亦足擾生。其知生必不苟為生。有盡人之直以生生也。幸免者尚援天自諉乎哉。

要發出人之生。非生人說話。正是視聽食息各須有直。

字在方不是行尸走肉若謂本直及不戒等反失却之
生及也真神並因幸免意俱失了人之二字痛快
只人之生三字不放題局已闕出題面處全在也字
合派直解不解自出反覆呼喚全不訓詁一語直令
幸免者豁然大通覺呆發直字者越精越滯此題自有
竅文須有手之道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先儒謂仁者心之生理
生即直直乃全身其人篇中抒發何等警
切

知之者不節

聖學開天下之憤其進可獨悟而求焉蓋學焉而不得
所進和好樂果遂有定程乎夫亦自會其不如而已且精
以獨鍊而深理以共集而大要於無可名言之域獨有証
嚮而消息遞轉於其際焉神聖扶學之奧必與下學同
勉性命典學之原還與聲臭共出入又將何以定此中之功候哉進于剛天人
篤于靜故有從終見始者工力凝定之後舉念皆可傍
徨樂未必如好好未必如知同學人惟日不足之心中股肱推廓之勲有繇
人見天者晝夜透闢之餘動念無不洽適知之懇摯即好
好之渾化即樂亦學時中提獲速致之報誰知夫幽深不竟

無以造品何繇而稱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將來不遷無以定昔何繇而稱不如吾乃知天下之不如好之者不可類盡也即知之者且不如好之者同一藏修息游孰不靜叩未挾之奧而究之好以知剖知乃與好依夫豈不好外更有知而好且不盡知豈盡哉証入明明可指修途息息欲換天下之學若是乎其不可窮也而何不從知濬入焉天下之不如樂之者更不可類盡也即好之者且不如樂之者同一寢食寤寐誰不虛遊罔象之靈而究之樂以好親好乃與樂化夫豈不樂外更有好而樂將未已好豈其已哉神趣蒸蒸以生階級渾渾自冥天下之學若是乎其

不可涯也而何不從好進印焉總之識定而後可與言學天下止此引人無盡之地酌而益增其高深知好樂刻刻生變于其中也好古敏求未嘗不繇好而求知樂而不能舉似者並知原非造端則不如之先抑將何以得此者乎力盡而後可與尋理天下止此才力無容之事入而渾忘其祈嚮知好樂刻刻脫化于其外也憤樂忘老未嘗不繇樂而更造不知而不能測識者其知原匪斷續則不如之後又將何以置此乎聖學克宣其大千古咸仰兢惕之衷統天日新其明一生止此棲泊之象吾安能究不如所底哉亦于人所得力使之獨悟而求焉已矣

知好樂相適無盡直須于不如中敲出精進無已便是
聖學真神若沾沾比勘則樂直是盡頭而忘憂下何又
曰不知老之將至也反別不如直能馭題寬一步
不如字乃妙實訓則呆

務民之義

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智者其知所當務矣夫務真則智不
馳于芬用合天下之義統歸諸民豈復有大正若此者哉
且聖人智臨萬方而必稽其精義之學然後聰靈不托幻
化始確焉其有據帝王開天究與百姓同龜勉則人道果
處其至即不必立智之名亦無不可是足曉然當務之要
矣何者立志必舉其高明則不執偏見以自私故博觀萬
事而一事之理始備綱常不可苟也天下于焉仰吾學之
貞造品必期乎端亮則不遁陰譎以自秘故絕念深渺而
極深之力以生性命不可欺也天下于焉識大本之厚民

之義蓋可不務乎哉君臣父子之際因得小我忠信其義
豈非人所共昭苟猶以悠忽之心乘之終身尚有樹立歟
智者殫精考慎惟此為勿二勿三朝廷大義既伸和同不
妨剛毅師友名義日新辨難不若擔荷第岸然以有用自
命忠孝俱屬血性之磅礴爾達天作聖之程尤非乍動識
才其義豈非人所特造即或偶以馳騫之心化之操功不
潛開疑障歟智者循實守法惟此為必正必誠監觀祇在
旦明義類森其悚及道教祇此康直義制廓其敷錫第挺
然以無私自拔懋敏俱屬尋常之視履爾蓋天下無在非
加勅之地英哲反以為消我而置為民義所不出務固有

專馬者也典則貽于後昆是並人所必專今已堅其力以
持之矣欽明濬哲儘多闢奧之能迺一則曰折因者厥民
一則曰好生者民心此外不可畜我精神哉千古有絕未
經初通之區達士竟以為太龐而棄為民義所不道務固
有顯馬者也表章斷自皇古是雖人所不顯不得不致其
勞以求之矣廣見洽聞有何艱與之恃故齊天命者必曰
恭四海享難忱者必曰孝十倫此外不已藏_在東為哉知
人之明申其故于舉錯天下之功名皆清好義之上大其
效于攝服萬邦之齋戒盡動敬鬼神而遠之言乎不必務
也智也

何謂民義。民義何以務。正是知字洞悉處。須民字印合鬼神。務字始定。敬遠方語語入殼。刺中子遲。民字包朝廷師友等俱在。句句映帶鬼神意。却一字不犯手。故有靈竅。知人好義等更有妙緒。

用意俱針對下句切定。智者精警奪目。

已欲達而達人

達人從己出。博濟所為能也。蓋於己直見無可達。天下乃不于己外求達。仁者之能博濟固如是。且堯舜在上。萬邦敏德昭明之衆。咸與一人神明相盪。匪達之天下也。括天下以成身。即欽明尚咨。昏墊濬哲。日履修和。則罔拂百姓。以從己欲。直此憂勞無己之衷。仁者所為。達人有再按己欲。更莫可解焉者。蓋天下從無達己之法。並無人達己之法。聖極何其峻卓。而必從好生所自濬。紆折而不敢徑達其故。豈非抑搔必經洞悉。己之弗克洞悉。固有聖人不得貸我聰明者乎。事類何其疏暢。而必從險阻所自滋。經畫而

不敢虛達其理。豈非痛痒全關。透關已之弗克。透關固有
事類。不得履我隱曲者乎。已欲達而達人。固仁者所猶病
焉矣。已亦何達。可欲萬方。湮鬱不振。全呼籲于几席。此正
仁者婉轉必通之樞也。為一已切至之性命。則不得不達。
為天下待澤無可已焉之性命。則更不容不達。不啻湮鬱
直自己中乘也。已無可息達安有息時哉。而達人之事。乃
紆迴環抱而不脫焉耳。達亦何欲。可盡天下隱結難明。盡
溯原于宸極。此正仁者重離普照之大也。為一己天德之
固。則不知何日可達。為天下環積無可辭焉之勞。則更不
知何地能達。第覺隱結轉從已欲深也。欲不足。整達達安

足。整欲哉。而達人之事。乃周詳懇到而無極焉耳。蓋帝玉
仁覆天下。必舉所以用仁之源。而俱洞之人。藏于已。已不
為達分也。已藏于欲。欲不為達滿也。欲達正于不為分不
為滿。預養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本。而達及乎人。已反用
是瞿然。豈顧忘情博施哉。必如是而博施。始有能之者也。
帝王仁覆天下。又必舉所以濟仁之鑿。而俱察之人。達乎
已。固人之窺已也。欲達乎人。亦達之伺人也。已欲達正于
罔有窺罔有伺。靜修明且常。度平章匪懈之極。而已欲達
人。達乃用是淵然。豈但不忘情濟衆哉。必如是而濟衆。始
有能之者也。况就子言。如有已早挾已欲。以俱來觸之。立

而真觸之達而更真就子言何如已恍傳已欲于莫竟按
之達不漏乃可按之立不漏仁者所以直為堯舜也哉
達人正在已欲達中須經身痛痒始知無不到謀無不
周是為施濟真訣 人達則堯舜猶病達人則事理俱
盡若說達不必衆則夫子非仁人矣 二語括得有勢
更見棒喝

苦心分明乃得精融之至要只是書理看得
細耳

。信而好古

聖學深於監古作已盡為述用矣蓋天下以有本者為至
古實迫我不得不信好聖人所為交致其功哉嘗謂經世
要乎制典則天下不敢欺達天盡于人功則天下不敢變
帝○王○開○初○首○出○且○誦○讀○天○地○集○師○萬○物○生○明○備○之○後○而○沾○
沾○登○作○者○之○壇○乎○故○竒○材○異○姿○進○使○學○聖○人○之○道○則○聰○明
槩無足用亦惟此不敢欺不敢變之精神相與終始而已
矣我何以述而不作哉上帝不圉天下有為之精神丘索
墳典日勅我以精嚴而駕古本繇于荒古苟準繩乎高曾
之義則疊疊敦琢偏恐智勇之誤趨其勞君師欲成天下

日新之才辨兵農禮樂皆糾我以綜覈而軼古必至于欺
今苟稽察乎沿革之原則矻矻懋勤第祈博洽之適協其
用信而好古誠有不容己者聖賢雖有至解不經聞見察
識之盡不敢引為明悟浮薄非信經執亦非信也讀典冊
以觀帝制歷山海以誌王風真則疇得惑之哉而酣足無
斲己與性命俱深謀百王之面介僕達於鷄鳴交天下之
英姓氏協于風雨不啻嚴師督我以敬勤焉訪道雖尚食
謀不通名山國門之舊不可執為大據不信固多驚信非
古亦寡持也陰陽之奧在卜筮王事之本審象器久則疇
得移之哉而夢寐弗諉尤與日月俱長讀仁孝之經不妨

疑其隱偽觀孔壬之事凜乎致其吉祥不啻承宣示太寶歎我以
周行取攜焉然有疑者贊易必宗文王刪書斷自唐堯太古容
有不信不好者而篤嗜既擊千古不妨進退焉要以弟子
恒稱先王間君不離問難為聖哲之名所動不幾影響以
作質乎則風雨一編儼如登明堂而勸義此說命所以歸
念典終始于克欽也哉商頌後魯傳自考父春秋尊王本
繫史編中古且有述信述好者而刻鍊不懈從時特申大
義焉要以鉅文期乎簡樸格物統乎悟修為欣喜之意所
乘不幾光耀之頻間乎則鼓歌忘年何異遊天鈞而飲善
此學記所以總建國君民于官始也哉立心貴乎堅忍理

始不能道而逼出精靈以相告樹則極于廣大品始不自
狹而全挈崇閎以相深作已盡為述用矣

信與好正述字精神篤摯處直是聰明意見都無可用
乃映帶不作意出古並藉以不朽方是夫子之述刪定
贊修總聖統于一貫述益于作更大也 真久二義刻
畫透骨

信好正是夫子之述無可作而功倍於作
闡發精微語皆卓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

聖學統天下之全協其宜以為功焉蓋道德仁藝一志據
依游之分際也協于其分非聖學所從懋與嘗謂千古學
術未有不在內外一焉者也然而不得不分為端名以引人
修進故權衡性情之所受詳察節次之所歸則念典述獻
其懷來而神明日新乎職業道德仁藝亦隨人認取焉矣
何者學人力之不容欺也為其有乘似而起者也貫萬化
以息于深則修詣皆積久所自呈而乃對靈心以恰還其
變動之數抑幾之罔克遁也為其有連引而及者也奮本
統以迪其大則精力皆儲備以待發而胡不集衆性以全

悟我知類之通。故大儒斥非聖而不稱為天。下萬世之準者。道也。志不于馬辨端。能無証嚮垂方乎。吾奉為大中之模。則探性命之高深。先天下而生。握明行之統系。集帝王而盛。神明迫取其至誠。有不得誤馳馬。聖王迪天下于惇允。為殊途百慮之歸者。德也。據不于馬居業。能無搖靡失制乎。吾認為執極之矩。則又用次乎。皇極。康色俱徵。攸好宣嚴。藏于邁。種名允不殊。在茲學力。堅守其本。誠有不得或數馬。而于是得所依矣。動靜不失者。安土而敦。天下引我以暱就者。豈少哉。何以返好生于無欲。重遠皆可攷心奉統。天為長人。博濟皆以廣愛。仁固有怡還。其必命者。聖人所為。卷厥行。生而罔不底于純與。即于是得所游矣。通達文物者。神應故妙。天下迪我以洗泳者。豈少哉。何以會天縱之多能。引天亦足悟忠孝。稽神格于才美。几牖亦足銘敬義。藝固有適。愜其分。願者聖人所為。不厭旁通。而罔不致其全。與然則溺卑者墜。而失原者傷。天下之可見者。不特有其形。有其義也。形則似之而已。苟有義焉。未可漫馬似之也。四者盡千變疊映之緒。宇宙所以覩大道之公。端已者易為私。衆喻者難為隱。天下之可求者。不特以為類。以為心也。類則遇之而已。苟有心焉。未可竟言遇之也。四者渾萬化。即離之朕。今古所以仰聖修之粹。然則人之

敦敏以自盡其材者可誤于加厲也哉。

非今日志道明日據德等。非一心志道又一心據德等。直是指點志據依游恰有安頓而道德仁藝隨在收為我有方是各於字方是聖學。此等題戒迂戒腐戒奇戒拘舍此幾無下手處安得如許前後總發處精融鴻麗中四比典確老到是真有功聖門。

理一而已道德仁藝異名而同源四於字者得活乃發得實。

○據於德依於仁

循乎德仁之分而天下仰聖功焉蓋積乃有獲定乃得安君子進而典學德與仁不又據依之分際也哉且人生聖學大明之世安所不毅然加厲者惟是有可以作而致之情有無所為而為之意日新於天下用以徵我淺深安勉之故功相須而並進候各正而默循天下蓋無在可容雜施者也志道之人不具有德仁哉一致之名君子不美必隨方以精其詣則老天才于澹休天鈞于寧有其一端而又有其一端者愈藏愈周所以立名理蕃變之宗天縱之靈至人不恃必積慮以俟其成則執玄不入枯達化不入

逸得其端圖而更有當端圖者愈固愈深所以致神力證
嚮之大即據乎依乎亦必協於其窾投於其會斷未有苟
且從事者爾夫得失介乎參酌可以研幾不可以成務有
得乎所為據審本統以弗敢數主乎忠信故日進無疆固
厥聰明故尊重不遷是德從據名而允迪則帝德尊懋昭
則王德建謹茲則聖賢之德可大可久總此抱一以貞者
于以決變化之樞即于以決達天之契也不則或知之不
必行或始之不必終何以樹本統而持天下于疆固也哉
重遠斷其必勝可以制物亦可以養心有得乎所為依貫
萬化以罔有漏本諸無欲故造次弗違誠乎不忍故立達

可譬是依自生仁而範圍則仁天地曲成則仁萬物通知
並仁我身之齋戒神明總此安土而敦者于馬見信順之
疑于馬見長人之體也不則或有利而始欣或有畏而勉
及其何以息萬化而暢行生于天下也哉蓋才略之輩往
往喜新其事業而艱貞則寡守約之儒每每經執其道術
而思勉難洽要有引我以不得于是者盛德顯仁納一
掬而罔見其多吾心恰有必中之緘則前之所注後之所
融亦可即據與依得確乎不拔之神矣有嚴我以不可不
于是者惇德克仁併一途而式防其躐吾學適有無外之
程則堅苦何以釋從容何以中正可即據與依悟介乎不

亂之操矣。合之游藝。君子學以致道。故全也。於字直是恰好。應得處。若謂據後始有依。將依有終身。用不着的。是豈聖學。若德須據。仁須依。則又即名理。為工夫了。固不得倒置一語。恰好中。兩句起手。始盡於字法解。

橫空盤勁語。妥貼力排鼻。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惟一妙。天下之不一舉者。且欲為反用矣。蓋一可舉。則已復。即不反者。安知非深有得乎一也。而此中證候。正難言也。且反復加詳者。開天之神解。未必非障道之機鋒。我盡而人見。則人已迫我。以復人盡。而我冥。則我又多此一舉。然而反者。道之動。舉者。反之緒。則未嘗無誨者。吾又當進憤。啓悱。發再作一轉解矣。憤悱為偶出之憤悱。疇不謂其難。邁惟難。邁吾正。虞人之不屢邁也。而第以屢憤屢悱望之天下。此中未可相安。啓發為因勢之啓發。疇不謂其利導。惟利導。吾尤。虞人之不能盡受我之利導也。而第以為

啓為發畢之吾黨此中又可再訂吾安得一即三而三即一乃一舉無不舉乎吾安得三從舉反一仍與三變乃一復無不復乎倘非有學者與我相叩並一不知于何見端倘非學者未相叩已有此一並一不知于何作朕舉一則三與一動反即與三合所以復中互映之一不過舉中特著之一反者已銷我之舉則復正化反者之三也倘非有學者與我相叩並舉不知於何露象倘非為學者不能驟爾相叩並舉亦屬多此贅龐舉一隅則千百仍可為一不反則一已千百所以復外無再舉之一不過舉先無可復之三反者已不作一解則復者正嘉其不滯一以解也夫

知十知二亦大儒之間性透關豈果有一可聞乎執聞者是一則反中已結再三之瀆矣即另闢堂與岸然以三駕一吾奚知一與三為二而一與一遂不二也不二者復以自知之本天下有二端參錯尚克靜涵太初者哉或唯或問亦各具之資格共懋誰獨非一以貫乎然執貫者是一則反中又滋滋依傍之罅矣即恪遵師旨凜然以一會三吾奚知一生三反而三不轉覓一反也獨反者復見天心之至天下有反覆祇悔尚稱理絕人區者哉蓋必至舉無可舉復無可復始為予欲無言之極亦正欲無時不反無念不反始滿大道為公之願善學聖人者默求之

隅字何象一三何指舉與復俱向何人言之終日予欲
無言無所不悅無隱乎爾總作一觀總一呆哉神趣全
索非敢饒舌題本如是文則如是而已靈空飛動別
有機鋒水月鏡花純乎大悟所到

用之則行

有所挾以行天下非至用始輕試者也夫用正以徵夙儲
之學則行豈得誤質其人與真能行者固淵然儲於未行
之先矣子謂顏淵曰聖賢無日不行於天下而必詳審乎
如是則可之義有雖欲不如是不安者德性積天作之隆
潛修裕氣志之動誠罔得矜肆立天下之至深迥為大行
於無盡者耳回乎經世非可倅辦韜聰察于不露覺歲月
日寬而事任日重萬務未膺胡不預養萬務之全格天非
可漫襲爵誠敬於無息故德業日煥而進修日崇百王待
鑄胡不畢挈百王之勝苟其用之乎則以是行焉此真不

從行求行者行以行天下之所止禮樂兵刑俱有返本追
元之處而第取足乎備道厥躬聖人在上內有統外之極
而外不測其內胡以兼統也凡所濬發莫不舉之有其質
用之一日早整一生以酬之非好學沉思以無不止為無
不行抑何以能此矣行以行天下之所聚漸被暨訖俱屬
勅天顧命之精而第取足乎默成所蘊真儒治世我有制
人之蘊而人不測乎我胡以自制也凡所宣昭莫不持之
有其具用之小試已攜全量以貫之非齋戒靜處以無不
聚為無不行抑惡足致此矣蓋天子大闢門之典微長薄
技尚思寅亮天工而况燮克者敬乂之餘教化者氣候之

烝攝行於輿地斯果達藝咸有瞿然不及之憂而志祛其
惰發渾于足天人共集總聽行中之黜陟萬國所以咸寧
于乾道也史臣獻賡歌之書嘉謨徽猷固各率迪父師而
况敦化直括乎千聖初業直絕乎萬古歸行于至極斯忠
質文尚多灼然近人之績而悔化于知助鎔為說今古同
治式觀行內之裁成大道所以有志而欲逮也蓋不為用
動並不為行震可行者猶是觀變之哲以行者猶存經濟
之氣有是則行即有是則藏惟我與爾其殆庶幾乎
行是行个甚的本領作用俱在已明寫出有是字則字
更有斟酌把柄意印下謀成反下無悔乃盡 若問所

行從何得來、只看下懼字、固千聖心法處。子謂顏淵
曰五字、下我爾已出。出行字、即喝則字。矜肆刺懼
意入妙。回乎二字、振起全神。剖發中微。反剔更
透更合。用果達藝人不能、亦不敢。情足等直是回
了。忠實文、故是夫子陶鑄百玉。則字更出。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懼足集天下之事、聖人有不得誤與者焉。蓋中有主、則無
事不可行于天下。臨事而懼、直并其成、而好謀之矣。不若
此安可與哉。今夫學人出而成天下、必萃群力以襄之、然
而必與不與、若此其慎、則何也。萬化橐于精、詳故夙儲之。
學穆然為天下先、百為藏于敬、重即千變之畫、歛然立天
下、後用行舍藏、罔不取足。于是夫亦求其我所大據者、而
已無悔者、固不與、必得一若何者、始與乎哉。蓋天下事、固
不第行三軍也。日用具多對壘、人嘗切戰慄之色、則稽謀
服衆、惟修省始堪守。堯欽天授人之道、有不得英武自命。

命者所以括韜略于聖經尸居罔非蒞難性學愈屢乾惕
之精則研幾成務雖履坦不啻飲冰內聖外王之謨有不
敢經濟自張者所以鍊智勇于定命懼則謀謀則成必如
是斯為可與之人爾古來與君天下之事者在廷皆可咨
諧胡必兢業相敦勉誠見有是原匪細故其積深于懼者
臨事而愈屢舉謀于卿士謀于庶嘗嘗人已從淵然具苞之府
聿觀厥成此真以內力勝天下者也古來與相天下之事
者太常已紀明勞胡必恪共相勵翼誠見有是原匪易竟
其厚聚于懼者臨事而弗遺舉謀于帝天謀于元龜咸從
聞然靜篤之治屢首乃成此真以遂養國玉國者也夫神

武亦大人所為定業而必嚴齋戒以洗心蓋氣歉則憊氣
勝則流總不可必也我與回歷盡天下進退存亡而和失
其正則從懼造謀實有勃不可禦者而豈夫人所得競倣
也哉赫濯亦聖王所為殿邦而必勅惟幾于克虔蓋高明
而故戢其才沉潛而預鼓其壯猶不可必也我與回攝盡
天下智名勇功而日新其倦則未臨已成更有渾不可測
者而豈訂盟所可濫授也哉用之則行以有是懼為行舍
之則藏以有是懼為藏必與不與之間不可不慎也

事固在三軍外臨事等要字字敲剔打矧前有是等全
意更要必字及者字呼應見與非草草正上惟字真神

乃見大把柄處 成字早出 必者二字喚醒 惧字
是千聖統業心法故當重大發揮 謀成打入惧內融
液無痕 直用我與回更見真實指點

二句推開說不粘行三軍於註稍異
而理解自可通其文則堅卓宏濶

▷ 擇其善者而從之

能獨從其善則師之可必于行 夫非有從善之心何
即偶爾間且擇其善者乎 天下之可必于我者固如斯 嘗
謂主善為師則遡繼善者師天 尊至善者師聖 而人遂真
以為天可師 聖可師也 夫必天與聖始有以繫天下之從
則即千萬倫類皆當血氣同觀 親賢取友 貌洽而中滴是
師反為不從者 借之徑故莫若盡化其宮牆之象 無往不
得之益乃大著 我師何以必有哉 岸然崛起自命不必仗
作人于壽考 即帝王創制且有不盡取而法之者 是當默
稽其神明之所存 聳然高山在望 不得辭庸行為無奇 即

穆處絕倫亦自有悟而獲之者尤當汲汲其東夷之所快
苟擇焉而得所為善者乎寧得以三人行遂不從乎篤于
帝之所錫則微實以驗其詳誠不敢輕擲其善也苟非有
必不輕擲之心竟不知善之從何托始于太上有渾同之
精明即于觸類見天良之迫赴耿耿芳懷其必不自今日
可知矣不然生平閱歷皆勅天顧命之資此際視以為幻
則推之遂無不可為幻不亦大可怕與服于體之所安則
舉要以盡其略誠不敢過稱其善也苟非有必不徒稱之
志竟不知善之從何露靈于尸居有統天之睿炤即于酬
應見因人之取攜蒸蒸至性其必不在形似可知矣不然

品躋聖神塵危微精一之辨此際叅以漫然則推之遂無
不可漫然不亦大可惜與然則古之至人鹿鳴具笙簧之
歡而音昭式教緇衣興杖杜之好而餐館昏將其觀于此
而有得者乎但我先立其宗變化自有定極師道尚嚴則
無逸者善師道貴作則資始者善我之所以隨在加虔爾
今之大儒鳴鶴縻好爵之雅群吉具足攀如酒醴濡燕衍
之文言動罔非道妙其拓諸此而無斲者乎但我預立其
誠感應咸歸王就師道通于君則忠貞者善師道通于父
則孝友者善我之所以即境有會爾夫千里訪道要自定
其極深研幾之心百代為昭胡不提其度務攷衷之志師

亦于其可必者求之而已

要拈入行字及三人意擇在我從亦在我故有師可必
若直在人上打筭安必三人中有善者即有亦覲面失
之矣善者尚有不善者須說得有下句我字乃真
天師聖總拈定善字 兩路逼三人行出 好擇字
反照悚然 更能說到題外

○求仁而得仁

推古人之隱于仁而承父之意微矣蓋天下心安而無虧
者惟仁也求仁而得仁夷齊所以不忍倍父哉夫子曰國
家○繼○統○之○大○貫○之○以○性○天○而○後○俯○仰○無○愧○作○焉○倘○妄○有○所
求既傷本性之天倫即妄有所得不過矯誣之狂舉彼其
中不仁實甚則賢否固不必細推爾吾何以謂夷齊為古
之賢人哉商周革命而爭六百年之鐘鼎于叩馬誰不曰
義士而返顧家庭竟有鬱抑而不可明言者則義愈激而
仁愈隱吾不能為古人寬也虞夏已沒而延千萬載之名
節于西山誰不曰清風而迴思統緒尚有幽隱而不堪決

絕者則清愈揚而仁未擊。兩古人亦不能自寬也。孰知其
求仁而得仁乎。天下仁有何定局。神明一往誰不興。孤至
之性而意致不堪再咀。則迫赴之而仁已有失。馬者矣。求
仁者直求無憾于吾父之隱微而后已。馬煌煌者父命也。
奕奕者父統也。統與命兩不容假而真性迸出。誰是得滿
其真性之日而已。無不隨量而貫注也。天下仁有何了期。
宗社在望。誰不思世德之澤而天真不免屈抑。則力微之
而仁已有逝焉者矣。求仁者直求無憾于我之初念而后
已。馬一則曰父命可尊也。一則曰父統可續也。統與命兩
不容兼而天心洒落。誰是得乘以雜念之私而已。無不當

下而欣洽也。倘以得償吾求是求中已有希冀之象。其去
後世窺伺大寶者幾何。惟求者此仁得者此仁。則仁之事
可渾仁之迹可化而耿耿千古止。此不忍矯飾之苦心。倘
以求成吾仁是仁中又有程效之時。其去后世盤據宗祊
者又幾何。惟求無意于得而得適滿其求。則仁之致難盡
仁之神無窮而悠悠百代止。此不忍墓誌之靖節當其時
採薇行歌于人世已絕無求矣。惟無求者能求仁。則神遊
古風何勝擊節之慕。畢命首陽于人世已絕無得矣。惟無
得者能得仁。則睠懷典冊能無憑弔之思。此夷齊所以無
怨而稱賢人歟。

尊父命重天倫重天倫正不敢亂父之統處故句句反
刺衛輒深夷齊一步正嚴衛事一步此兵家聲東擊西
之法也義清剔仁入解單說父故洞中情事筆
筆刺入心窩直令篡弒者毛骨俱悚

沉刻透露名理不磨

▷飯疏食

聖人為天下返素而忽擬一飯焉蓋天下之可以返素者
大都在日用間也安在疏食而頓不可飯乎且千古世界
何常無端而造耕食之帝力無端而成推食之王風以為
幻則皆幻也天道人事曾不能以轉瞬而况乎終食之近
以為真則皆真也混闢文明雖不可併為一旦而亦寄于
日用之際今日者曠觀天下何必鼎烹何必鐘鳴向者謀
食之訓蚤為君子預杜之而蕭條之生于人心者安知人
心不倍生于蕭條何必懸貍何必取壘向者素餐之歌已
為碩人早快之而寂寞之出于境緣者安知境緣何以當

此寂寞而不見天下有疏食焉。吾即可就而因之曰：飯疏食，乾道易而布大美之利。坤道簡而登百穀之成，則實苞實茂。雖一粒而俱係大造之栽培，就疏食中恍見天地陰陽之故焉。吾誠邈太始之元，後世侈大之風，可以疏食化之矣。而豈見七著之不可以觀性，帝相發樹莠而百姓蒙其率育，王臣戒艱難而子孫食其康功，則東作西成，即粗糲而俱闕聖人之憂勞，就疏食中宛藏古今辛勤之象焉。吾誠體先王之意，人事渾朴之遺，可以疏食維之矣。而豈見俎豆之不可以悟禮，况樽節者大人之法，寡嗜者養心之要，奄有萬方而菲食自甘，誠有得于飯之所由然也。不

則沾沾口腹，固不免為饕餮所愚。即孑孑碎穀，豈不益為清虛所錮，而乃識飯疏食之寄志，原深况知足則鬼神亦欽清高，薄取則金錫俱挾靈氣，吐哺敬下而惟懷儉德，誠有察于飯之所由來也。不則浮沉于食之外，陽棄者保無陰收，詭托于食之內，傷患者轉入于傷廉，而乃識飯疏食之調停，原審賜食賜腥，賜生拜大君于靖共，即謂之疏食可也。君恩不敢妄干，而家食可知與釜與庾，與九百奉君子于辭受，即謂之飯疏食可也。天物不敢暴殄，而性命愈可知。迨觀樂在其中，我于天下何憾之有。

小題大做，凡處皆然。况此題印下富貴全在義，不義上

辨故當脫盡寒酸模樣樂字神色乃肖。神氣淋漓已
下吞全旨。惹大關係下意乃出。剔清辟殼一路故非
辭富貴。証佐更佳。

○文行忠信
進聖教而悉其義。皆達材于天下也。蓋天下之不盡其材
者。毋亦文與行忠與信之未詳乎。故聖人之教。思端在此
且天以千百年天下。專任一人。誠得其所以詔世者。知多
術。猶然一貫矣。敬敷詳于司徒。要達聖帝之因材造就。賓
興羅于選建。還歸明王之壽考作人。天下無在非有用之
儒。此四教所為燦然列爾。我夫子博觀天下。知進德之方。
總懋彝倫之叙。但立誠者其業。格物者其功。必統貫乎經
術。宏通。居身醇謹。斯為章達群倫之略。抑典謨之垂。式昭
至命之修。但極深者其精。依庸者其理。必力致乎期尚高。



明。內力真篤。乃見振育民物之權。敬之而為文也。履之而
為行也。藏之為忠。而發之為信也。何非聖教乎。幽渺之旨。
難與引物文也者。萬物之智也。兆于仰觀俯察。極于叙疇。
畫卦辟雖。可鼓忠臣孝子之性。太史足攷中國海外之遺。
子以為千聖在茲之傳。而教人化成天下者。在此則刪定。
敷謨。固休行所自起乎。博識之流。艱于實踐行也者。萬法。
之建也。始于敦琢。本誼大于匡扶世務。剛簡固足成熙載。
亮工之正明。作亦以振大法。小廉之模子。以為萬古有為。
之烈。而教人視履考祥者。在此則惇厚迪永。是亦忠蓋之。
所形乎。然而物動不止。忘其故意。勝因收軼。其制志氣不。

本于屋漏。才華不託于艱貞。可乎。乃天下性情之治者。惟
忠宥密。單厥心無私。可以白上帝。靖猷媚一人。盡瘁可以
報聖明。所為領一中之秘者。子之教先信而傳焉。已抑思
遠。猶不告以辰。循物或違。其情事上而奉以疑。治民而供
其恍。可乎。乃天下聲實之符者。惟信誓會不作于虞夏。風
雷皆傳。允塞之誠。絲綸既本于玉心。豚魚亦喻中孚之應。
所為持五德之運者。子之教挈忠而著焉。已然則揚經史
之芬。法天體之健。文與行華實之分也。不負慙于鬼神。乃
欽戒如著龜。忠與信內外之合也。儒者修此教于下有以
抑遠寡陋。登進醇恪。盛治遂貽于終古。王者敷此教于上。

自爾崇獎風猷。敦勵古道。弘濟乃周于天下。而後知聖人之教思宏遠。

崇論竑議。凡題俱應作如是觀。况聖教師萬世乎。然要
想頭高。要一語收得來。機鋒沉要一語挽得出。經營慘
淡無一字非關係。無一字不腴裏。此道當稱獨絕。捉
定以字。四比精卓典確。

推陳出新學識宏通是黃鐘大呂之奏
不同錚錚細響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作必歸于擇識則內力有獨勝焉蓋惟善斯可作于天下
多聞多見猶必擇識是力也故以之傲不知者且神聖開
天立極凡有所作成足包羅乎千古之聞見生神聖之後
而必斤斤規倣前哲何自樹之弗廣乎不知師心未嘗廢
古祇自消其善脈則攷古訂今要有沉心靜氣直挈夫作
所從來不知而作者亦可自反焉矣夫天下雖聰察自高
之士豈有不自顧其善者善為性靈結聚之奧當無聞無
見精光已勃不容遏則圭璋雲漢恍垂彛秉于天人今不
加戒而古不加增天下雖識解銷融之極豈有能並冥其

善者善為往來響答之靈縱萬聞萬見元明皆確有可據
則詩書坊表共嚴師友于宥密動非執象而靜豈躡玄第
為天下之作者計則非多何以祛不知之內障非擇焉而
從與識何以定作之完神為當世所必不可少之明作必
察乎天下全體大用斯克弼帝而匡王故多聞則善出即
以廣淵之性銳焉赴其所擇而彊識且韜多見于精微也
夫不能從與識則罔念作狂此之克念何如矣為後世所
必不可緩之初作必周乎天下經推變化斯克亮工而熙
載故多聞則善未出尤以宣哲之睿迫焉求其所擇而默
識且統多見于闕深也夫不能從與識則不安奚慮此之

克明何如矣故從善之極若有不欲作者虛白生于幽渺
古人皆可以聞我從挾聞異乎聞挾從異乎兩相質對而
觀天察地之能所為不厭其詳也識善之極又若有不取
作者幾希判于鍼芒古人皆可以見我識進見于深乎見
進識于深乎互相推勘而通志定業之法所必底慎厥功
也蓋理非衆著義雖玄而難師故高深亦有流極事非大
曉法即崇而可畏故拈壇必本中正天下不能作者毋論
矣有能作者扶進人倫興起教化所闕豈其微哉柰何甘
驚不知而不下于知之次勝內力也

能擇能識正有知字在又須拈入作字意乃合 是示

人以知之様子、非自居于擇與識也。題字甚緊、須機
神湊泊、不見累墜為佳。一句單起、聞見故非一節。
從知字意提起、有法。點處直能馭題。直以議論代
鋪叙、乃是解法。為人敷衍不足、此游刃有餘。本從等
倒裝作字、故是後比法。全神俱動。

○與其進也

聖人鼓天下之進、而見大同之教焉。蓋夫子方欲天下求
進、豈其進而不與哉。此不倦深心也。其揭以曉門人曰、天
降下民而作之師、已舉天下英英欲奮之材品、全挈以聽
一人之陶鑄、故拊膺而嘆天下之無才、非聖人立教所宜
有也。高明沉潛、燮克之俱、可以歸極平康、正直迪率之俱
可以彰吉、吾方體上天育才至意、開天下之進、而子且沾
沾童子之見乎。抑思造化之生人、不偶神聖、任人詣極、而
先予以神聖之性命、則屯蒙伊始、莫不有細溫滿盈之意。
辭勃而達、是天實牖其進也。君子已有以觀其始、知品格

之精卓何窮變化可以從心而正當先變化其氣質則衆
濁獨醒早載一稗壯立轉之勢翔開而前是人實自造一
進也君子又有以識其變矣吾以為與其進可焉曲成萬
物之本懷無念不真彼之進安知非有感于我之曲成而
豈其感之者與所闢其藩此日乃反自高其壘耶則惟氣
志之激昂方前大公之宇度旋廓使天下曉然聖道之昌
明而蒸蒸以進者迺愈多爾愛育人材之素志無境不納
彼之進安知非不忍外我之愛育而豈其不忍外者與先
闢其與此日乃反自示其隘耶則惟神情之貞勵方新官
墻之雨露已洒使天下快然聖學之易簡而疊疊以進者

更不可量爾稽古帝王立教詳以三物肅以五刑其間有
難與言者未嘗不嚴殊厥井疆之罰然正惟立教宜嚴而
殊厥井疆中有勃然以聖賢為師者一日之進即修身立
命所自起也與之者固于嚴毅中示此寬大耳而豈濫吾
胞與也哉即今太學垂訓成人有教德小子有造其一鄉皆
難與言者定不容逃移厥郊遂之刑然正惟垂訓孔亟而
移厥郊遂中有憬然以吾徒為趨者一人之進亦移風易
俗所自肇也與之者抑于偶幸中望其共新耳而何必峻
吾防維也哉大同之教謂何門人且惑童子之見也
其字直是不受習染了與字中有多少深心妙用其嚴

絕難與言意自在。切定童子。更是互鄉童子。孟子
子不與揚墨辯。是教他逃。不逃仍當距。孔子姑准童子
見。是要互鄉尋路見而不善。仍當絕。此文所以操縱如
意。曲折有法。

於聖人有教無類。天地覆載之量。實
能發得出。單句題見全理識高法
老

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為誨皆仁聖。聖人猶若引之無盡焉。夫惟為不厭。誨不倦。
仁聖所以弗當辭也。謂第豈敢云爾乎哉。且更端互易。必
弗克越。此而有獲。此亦人當終其強智以圖之者矣。迺多
為陰絕之譽。所震則何也。聖必至聖。仁必至仁。第體立太
空。並不得以不厭云之。豈無所為而為也。合天下為聖。合
天下為仁。第化達萬象。並不得以不倦云之。豈其有所蓄
而不誨也。然則我之豈敢辭名耳。辭實乎哉。古來徇齊神
聖。皆從吾紆摯之精神。鬱勃而出。誠不得泛驚。則樹品之
極致也。天亶聰明。要繇我動忍之定力。單慎而及。逼我以

不掛遺則曼峻其正期也為之不倦厭。誨人不倦固何有于我者。今仍即是圖之稽于古訓念典終始每竭蹶而罔有定宿者。仁聖厥在為哉。為有厭還顧所為之者何如。大業而厭云乎。蓋驚喜足以新耳目則奪我之幾微姑兩營之。仁聖則何所容其兩營。刑定六經成本天以治人安懷天下。又壹志以動氣學術經濟環聚而結性命之憂所為與。豈敢俱深爾。扶進英賢興起教化日傍徨而未有寧宇者。仁聖厥在誨哉。誨可倦還顧所為誨人者憑何率作而倦云乎。蓋質材足以矧非常則破我之格例特躡進之仁聖則何所容其躡進。執經日益多固不得志之報請事各有

告實知所裁之心。國中海外統括而沐壽考之澤。所為與豈敢俱遠爾。大凡人之不能為誨者有二。慕其懿軌而耻談。循謹于下甚致疑仁聖之不可求。吾反覆曲慰止此無外。仁聖之說詳費其攷訂有不出乎此。真莫可自對者。矜其壇坫而動欲主盟乎中。且恍見仁聖直自我挈。吾審量自度止此必法仁聖之功。日嚴其祗戒有不滿乎此。並莫可對人者。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學博設而精取。故耑門泛濫總無當于大儒氣候相尋而翼進。故時過雜施必諄迪乎正業。二三子其各以仁聖自勗毋怠。

直是夫子終身于為誨而不能盡則仁聖在是不可學亦在是矣須吸應虛字處口角宛肖乃為傳神捉抑字起為誨字出得無痕仍不明出抑字原一氣貫下已矣故至末始出

○任重而道遠

重遠交集于士則弘毅誠有不得辭者矣夫既為士之任與道顧安有不重且遠者士將何以自樹哉且至人持世不敢輕言高天下並不敢輕言闢萬古而必本深沉之精氣以蓄之豈甘自處于退遜乎蓋由小可以觀大担荷已爭天地之先從邇可以徵遐起念還貫終古之運聖學固有迫于不自知者焉我何以謂士不可不弘毅哉昊天不欲小天下有為之精神每積艱鉅以相督則微為任所驚者中已隱受其歎矣以人答天所為本量生駁烈之隆神聖亟欲鼓天下日新之才辯又創非常以相厲即勉為任

所持者旋且立見其能矣。以賢希聖，所為性學綿貞久之紀。其任重而道遠乎？不自見為重，乃真士之重也。並不自見為遠，乃真士之遠也。疇非分真麗于維皇，吾祇知從來未有之格，不妨自我而破聰明固則天德重格致，薦則聖功重，翕百精靈納之，鍼芒不漏之府，而卜歸宿之何域哉。開初直垂后昆，令千聖無可生，其叅駁道固如此。夫豈強以責之也歟？亦共奮明作于當代，吾祇知君父艱大之投，不忍自此而待禮樂以秉乎中和為重，兵刑以本乎齋肅為重，盪盡變化鍊之憂動無斃之躬，而問程限之奚止哉。今日直接太古，令帝皇皆不得遁我，揮斥道固如此。夫豈

貌以肖之也歟？惟天下有不可殫竭之任，斯鑄而為不可或渝之重。若謂所任者遠，則是分其慮以贍所閱，不能凝其藏以裕所設。士所持為統天御物，竟何為也？故重外直無道遠，安得不亟提其乾乾之學。惟天下有不可他注之道，斯微而為不可或圉之遠。若謂所道者重，則又覺于未經以補苴不足，不能慎乃永圖，以苞蓄有餘。士所命為體元握運，又何為也？故道遠仍此任重，安得不蚤湛其深深之息。夫天下仗義以任當世之務者，豈少哉？而養乎既裕者，從容不驚其變動，即天下挾智以扼萬事之窾者，豈易哉？而精至無倫者，利賴丕茂其生成，惟仁以為己任。此士

之所以不可不弘毅耳

此題全難在上有弘毅下有仁以為已任等半上落下不容呆發須從士字扼要振醒不可不三字吸精導鈔却不似二句文字且機神盪漾意興淋漓不拘促不訓詰乃合任字早出故脫清上句重字有力而字合拍仍顧上句無限徘徊任遠道重鈔理透發打成一局自留下文餘步義智喚出仁字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鑄天下之材於尊經無往不收其益焉夫詩禮樂何者不足鼓人而必興立成迤還其應合乎則天下皆當表章經學自命矣且天下不可無廣厲學宮之事學者不可無自我作古之心湛經術以登文治一藝皆足成名造理奧而作聖神萬念統此達化則當其激懷應乎風雅德器達于中和聖人昌明古訓直取之靈心透闢而有餘迺知上古無文此心未嘗不興立成也即今經史弘宣要不過總此詩禮樂也天子大壽考而烝髦士必先有雝肅純粹用以叶天人于不容已則上下各喻于精微賡卿雲而順帝則

非簡聞小誦之能。聖人挈天道而作君師，惟統此聲容度律，用以迪至性于不容私，則念典迭獻其懷，來登清廟而備陶淑，豈博學彊識之力？詩可興而興於詩，直無往非詩。當屏絕雜嗜之際，已磅礴乎朝野，正變我是用，刪焉以助其興。然果興則無人不可陳，無人不可刪也。禮可立而立於禮，直無往非禮。當齋戒神明之隱，已周折乎采齊肆夏。我是用定焉，以凜其立。然果立則無人不可制，無人不可定也。樂可成而成於樂，直無往非樂。當斟酌飽滿之餘，愈神化乎地載天覆。我是用正焉，以觀其成。然果成則無人不可司，無人不可正也。夫聲氣萌于黃鍾，而推量以樹郊

廟之陰律，呂以協神祇之應。觀性者第挈而歸諸大本，興立成其疊出，未之有程乎？觀夫幼儀簡諒，樂反居詩禮先。且謂大學德造尚格，馬不化與具訓下及，矇膠而寅清以叙百神。河嶽直溫以感群后，皇天勅幾者第總而鎔之一貫。興立成其互縮，勿之有間乎？觀夫列卿聘答，每即詩以明禮樂。且謂聖學用極尚闕焉，有待與是故帝王篤天下于經術，所以化書生之氣。大儒斥非聖而不道，所以端性命之責。庶神聖直自我作焉者矣。

須發得不靠詩等，不遺詩等，乃是於字更看興立成特出在上，須不倒拈一語乃合。又須發出分領其脉正。

述收其益不至有偏駁支離處是為聖學。出題大有
法力故下專攻於字。三經典確處已被前人挖盡故
用簡提空掉法為之。總發更有幹旋。

篤信好學

經世莫大于學。先天下而自立其全焉。蓋志定則氣數從
之。况好學而篤信不更大哉。此真有開必先之聖人也。且
帝王觀天為創垂。聖賢察運為出處。皆有大學以鼎建其
間。故稽定業于單心。不懼非常。而天下始有真氣。節攷變
化于古。道不師獨智。而天下始有大作用。學之不可已也。
經世大人。早具宏模矣。何者。日星降騰于氣。志正可一室。
而謀萬代之略。兵農水火。非關聖帝之知人。則哲彼固有
確乎不拔者。未膺如是。既膺如是也。時勢猝更于俄頃。胡
不今日而挈四海之綱。整頓補救。莫非古人之欲為。則成

此實有。龜乎不倦者。繼往弗易。開來尤弗易也。其法在篤
信好學。矢口匡定之勳。朝有青史。野有斷碑。劃然忠孝。固
無所容。其顧盼擊馬。又擊夫亦自我作。當今之砥柱矣。進
觀圖史。何欽明肇基于昏墊。何鼎革日登于承平。備千古
微言。與義訂明。王夢卜之交。是所當眎。夕勿護者。爾抗懷
補燮之大轉。日旌奏回天力。殫毅然勇智。固無所滲其鍼
芒。盜則全盜。夫亦自我奠盛代之堅貞矣。博綜典文。誰以
憂勞。迺休明于勿替。誰以精核杜蠱亂于未萌。合千聖明
徵定。保蓄公卿禮樂之選。是所當懋。敏弗斁者。爾夫在內
之理。資于外。則為通。刻意相索。神或遇之。非本乎在內者。

盤盂几杖。無以作緣而起。信必篤。學必好。艱難動忍。大人
所為。鄭重其功名。無卑晚之迹也。不執古而矣。今並不拘
經以牽務。此豈希且度者。役役揣摩乎哉。在我之事。得于
人。則有據。湛慮以求。天或告之。非存乎在我者。鬱龍霖雨
抑果。駕空而生。既篤信而又好學。恭誠靜重大儒。所以自
陳其開闢銷因襲之偽也。天地之則。不敢拂。萬物之紀。不
敢櫻。此豈委且順者。營營膠擾乎哉。蓋南征奮跡。耀河嶽
以挺靈。則秀鼎茂于瑤篆。泰拔升階。發星雲而煥彩。則鴻
品霽于金圖。無他所秉。以為學者。不可誣也。善道盡乎是
矣。

所信者正此學所學何物有善道在焉與好直照下有
道無道危邦亂邦等所謂境不能換心不可易若不照
顧全脉縱刻畫篤好祇嚼蠟耳每高一步起 樹立
非常 篤字真 學字直吸全旨 說到涉世上危哉
乎其言之

一句冒通章寫來日星耀芒河嶽壯勢
正非苟為炳々煥々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開萬世帝王之極天與民共藏於大焉夫大則為君直無
可形矣成功文章皆所以則天民將何以名其有哉夫子
以堯望當世曰聖天子膺天寵命綏兆民以顯大名於天
下功高而帝載丕隆文盛而皇猷聿宣豈不卓然首出哉
然虞夏商周以來多有之君路其至任舉上下光格罔非
莫能罄量之處此德業所繇冒萬古而稱絕爾蓋秉乾道
為作始則至誠無息其精神有握氣數之宰者矣三代尚
無尊稱之號而况今日之遙瞻乎堯經綸於性命則高明

俱深其熙亮有極開創之全者矣史管尚無編年之書而况總挈其體要乎大哉堯之為君也開天之祖咸俯首就岳牧之班萬邦已受鑄於欽明要荒之界咸通道貢山海之職上帝亦陰叶其歌叙吾將何以嘉贊之哉巍巍乎勞戰自知歲功告序唯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有推移動靜有專直此即為所生之原能見其所生我還可以生天彼不能生天者不能則唯堯囿天下於生氣滿盈民固于睢乎作息耳雲漢昭回九野其章唯天之所以為天也運化有參差氣候有羸縮此即為所闕之端能補其所闕我還可以造天彼不能造天者不能則唯堯蘊天下於造始化

醇民已渾游乎寅饒耳蕩蕩猶是巍巍而為君之實成功文章不愈即則天具舉哉巍巍乎天何以有成功唯堯有之也而成功中不又恍見其煥乎天何以有文章唯堯有之當其時神明矜與道處于不可使知協氣旁浹事極于非常可懼故天下已治而不知即勅天賡颺曾何足測深深之府先氣化之積漸統定規模天有時折而聽聖人之搏挽領極象之幽微全歸變化天有時出而避聖人之裁制故授人為之而不與即欽天曆象抑何足以啓淵淵之齋嗚呼豈不大哉後有作者唐帝其弗可及也已

文至名會元只是全不拘題而高明厚重無所不備此

題首句作綱先挈天者非天民對者非成功文章握到
其有故是唯充層層摹擬揄揚不盡凌駕浮泛者亦非

用盡題面並出過虞夏等單攻首句獨用大哉作提
籠罩通章並不出充字始發首句二比講則天暗

伏下節蕩蕩挽合巍巍下節巍巍對針文章本成

功也字亦出一大字結不礙明徹天其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帝治冒萬古以立隆而則天皆性為之矣蓋惟其有之故

大終未可量擬成功文章以魏煥堯真不可及歟且上下

千古天子之業皆天子之學為之况處從來之至極者乎

是以披史臣之遺編稽其烈覲其光未嘗不浩浩落落以

為庶幾見之也乃進而求焉冥之莫可掩揚之莫可窮何

並有為之業亦俱在意計難量之中則亦仰贊中天歸之

惟堯足有而已矣堯之大既非則天所可盡擬之以巍巍

無名所可盡擬之以蕩蕩不必以內攝外而外罔之非內

者浩渺之區可得共遊不可得共解已置身於高朗俱融

之間抑不必化迹為神而迹罔之非神者寥廓之藏可得
共恬不可得共喻尤馳志於卓爍丕懋之全吾蓋無以竟
堯之為君矣即以成功文章論其有可易言乎巍巍乎七
十載之憂勤史臣統括之曰欽有此欽又何工虞水火不
預底績于洗密哉非常建而大難夷當年順性命以行事
直令岳牧無以助其高深者勲允放也而光格已有愈散
愈凝賁然未止不予後以可加安知曆象奚熙而山川奚
理賡星雲再旦之歌偉業中有商皇非堯疇握其煥發之
宰已巍巍乎千萬世之統系大舜僅聞之曰中有此中又
何禮樂兵刑不蚤建業于靜穆哉封瀆彰而府事叙當年

循精神為敷治直令皇王無可議其踵增者績允釐也而
昭明已有日變日深蔚爾孔茂不示人以可罄抑安知賓
饒奚寅而若采奚亮集通變垂裳之盛積厚中有流光非
堯疇筦其煥朗之宗已夫皇極既踞其至任所甸宣無不
迪人以擬議難窮之妙化機盪於空明功與文總入乾元
之團結將百致其精詳之辭而猶為漏義故天下已治而
不知固有忘乎其為有者爾天德既進于純任所彰施無
不偕世於耕鑿不識之餘廣運藏乎神聖功與文渾是太
極之磅礴即偶察其褒頌之原而已多贅設故外紀不存
而不論固有先乎其為有者爾準精微以立教直闢氣數

于文明冒勳猷以垂隆愈渾天人於沕穆大哉堯之為君也

不成功文章正則天實際處其有乃所以為成功文章者
不從今日尚論堯天覺萬世成功萬世文章罔不在堯韜
之固之中煥又本巍巍來方不理沒題中也字下唯堯故
是其有仍用寬單欽中是有字主柄也字妙
乃是莫罄形容意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聖帝大則成功大還於則天想之焉夫成功固堯之為君
其有成功天且為堯用矣是以仍仰贊其巍巍也且聖人
首出天下咸上其功於天子故帝載重熙天工共亮而有
異焉者化精鬱于輿地合萬古而鍼芒不露其端第令歷
選千聖究無以窺峻極之原則峻極無能名者抑將何自
而盡為君之所有哉堯之則天非真有天而則之也蕩蕩
固藏于巍巍爾追光格之普被史臣統括之曰欽當日法
天慎憲取足震動恪恭之一念直攝盡氣數萬邦所以奏
協和於水淵總疇咨之遍及大舜僅聞之曰中當日開天

啓運本諸深沉澹遠之聖學直筦盡皇王百代所以占允
釐於靜穆巍巍乎其成功唯堯有之也序星定符不必夷
險芟荒但一加命申命歲功立而六府三事莫不準此矣
其所為冥契于不言者斷非口碑所能罄恍若天迫堯以
不得成堯即予天以無所不成又若天窮堯以或有難
成堯竟助天以不必別成即隔代尚無所容其華祝爾命
官敷治不必銘鼎鐫鐘但一或吁或俞群功洽而封山濬
川已無他議矣其所為神運于無象者並非臣工所能測
恍若天不意堯之無所不成堯已予天以不得不成又若
天不意堯之不必別成堯竟使天無所尸其成即今日且
不解何以擊壤爾蓋天下惟未結之緒不可掩至堯則已
結之緒不可指天事謝其半天事謝其全總無成數之當
稽即其時鳩功之吏亦將入範圍而罔有肆而遡功于德
者祇惟深深不息堯乎抑誰有此窮無終窮者乎天下惟
衆有之績不可專至堯則獨有之績不可專放之平成天
地歛之彌綸寸心莫非成允所自生當盛世試功之法亦
僅辨車服而已無私而歸功于性者祇惟淵淵莫底堯乎
抑誰有此極則至極者乎吾乃愈覺其巍巍也一日而定
萬代之業刪書斷自陶唐人力而握天造之宰外紀究非
實錄大哉堯之為君也

須要扶着有字直是成功不足盡充所以為大若只在
成功上說是充可一口道出並不足為巍巍了有字
上仍着其字所謂則天非法天也其用舜及諸臣挑起
故充字那動不得巍巍上文已有入得合法本反覆
贊嘆純是摸神是上下千古能包能化此等題怎容得
一毫淺率

其有二字發得透足緊抱上節得贊歎
之神是謂運實於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德為統才之本虞帝所以集群聖也蓋五人皆足有天下
而舜何以有五人則德之統才也天下治其固然爾且上
下千古天下治其未易幾也人才具足開天必有巍然獨
踞其極者提天德以包羅萬世夫才之為德有也亦何異
大德出而直并後世德足肇造天下者先為集效中天俾
群聖皆安然就才之列而才臣舉無與于此則聖人所為
不可及也若禹稷契皋陶伯益皆陶唐故臣取何云舜
有哉聖所不敢矜者勅天之命在璿璣而齊七政交徵欽
若敬授之中所以鍊滿朝之嚴翼獨成一人之篤恭也聖

所不容已者亮帝之功納百揆而咨四岳式嚴元首股肱
之戒所以淬舉朝之震厲特樹中天之精明也則舜之所
以有更穆乎其深遠矣天下此際而開初五人所知也乃
開創直苞于玄德舜蓋養精于深常有不敢驟洩之與所
以壹發者俟諸後人獨此精修常度有以厚天下之福五
人宜嚴祇慎其下耳吾當數十載始壹發之天下追維大
舜當年無可名言之隱渾乎其中已矣天下此日而振闢
五人所能也乃振闢全毓于允塞舜蓋鍊智于沉常有不
忍倅試之精所以作新者任之異代獨此積誠益懋有以
釀天下之元五人謨明弼諧其際耳吾當一再也忍作

新之天下仰贊大舜深心無可馳驟之神淵乎無極已矣

光展成文直提才字此併直提德字皆人所不敢不知先輩
世治統道統無闕任五
世書義正以理法示不沾如近時場屋避犯字面也其中用意而箕山故相並絕有天
聖業以此為藍本然精力殊遜此亦足徵富貴福澤矣

下之後局則文命祇承與山虞咸若皆影現乎濬哲文明
而乾元默運五氣共諧庶績咸熙之天下烏能窺舜所湮
際哉五人中正皆亮采惠疇之度于千萬年先起後起有
待五人各有天下舜直有五人也即巢許不為舜有而孤芳
未振無與乎治天下之實績則名附日月與節壯山河皆
全縮于重華協帝而皇極攸建五事彰吉百工時亮之天
下烏能罄舜之高深哉故觀五人知人才未有過焉者也

所不容已者亮帝之功納百揆而咨四岳式嚴元首股肱
之戒所以淬舉朝之震厲特樹中天之精明也則舜之所
以有更穆乎其深遠矣天下此際而開初五人所知也乃
開創直苞于玄德舜蓋養精于深常有不敢驟洩之與所
以發者俟諸後人獨此精修常度有以厚天下之福五
人宣嚴祇慎其下耳吾當數十載始發之天下追維大
舜當年無可言言之隱渾乎其中已矣天下此日而振闢
五人所能也乃振闢全毓于允塞舜蓋鍊智于沉常有不
忍猝試之精所以作新者任之異代獨此積誠益懋有以
釀天下之元五人謨明弼諧其際耳吾當一再世不忍作

新之天下仰贊大舜深心無可馳驟之神淵乎無極已矣
五人外尚多朱虎熊羆之列于萬世治統道統無闕任五
人有之舜不爭也即益亦為禹有而箕山故相並絕有天
下之後局則文命祇承與山虞咸若皆影現乎濬哲文明
而乾元默運五氣共諧庶績咸熙之天下烏能窺舜所溼
際哉五人中正皆亮采惠疇之度于千萬年先起後起有
待五人各天下舜直有五人也即巢許不為舜有而孤芳
未振無與乎治天下之實績則名附日月與節壯山河皆
全縮于重華協帝而皇極攸建五事彰吉百工時亮之天
下烏能罄舜之高深哉故觀五人知人才未有過焉者也

觀天下治。知氣運。未有隆焉者也。直冒之曰舜。有而聖人。皆大德之森羅。氣運祇衆聖之造闢矣。舜真不可及哉。五人何以臣舜。舜何以有五人。正須透發。至德足包人。才天下。未有不治者。為文王作証據。見事殷直。是揖遜。非專為舜作贊詞也。五人怎云才臣。形得舜直不可及了。先扼要。所以有處。句句影切文王。別盡題中意義。通現題外真神。故須再標題面。

重發舜有二字。直提才德。眼注通章。十二分膽識。毋徒賞其議。論之宏博。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聖王為天下而攝身。雖聖人不能窺其間焉。蓋孔子所以繩前聖者。豈不嚴且核哉。至禹而信乎其無間然也。則治天下。純乎聖德矣。嘗謂居今而尚論千古。其過求之精神。即與欽崇俱深也。苟不足垂憲萬世。雖開天經。綸亦有幽微爭異之處。故聖天子在上。合天下為一身。歷百代。猶渾乎無可或貳者。吾所為選察列辟。知禹真帝王之極軌。爾夫禹非所稱親承堯舜之精一者哉。中天之氣運。初闢上帝臣民。俱集齋戒。以督我既致之憂勞。即欲于禹。謨克艱。

外別索所為影響而已。穆乎其深，則聖人直挈今日皆敬勤所凝也。商周之質文未判，服食器用俱闕奢儉以伺我。既靖之矜伐，即欲于禹貢祇台先苛稽所為距行而愈儼乎其詳，則聖人直並今日皆典則所懋也。吾無間然，蓋絕乎其迹，不得以一二大端言之矣。抑惟還就禹求之禘黃帝而郊鯀鷄夷龍勺勿勿乎純是克，蓋厥愆之情事。吾且何以知其致孝菲飲食固所以致孝，則千萬世為君者嚴父配天，不必博減膳撤樂之名敬尊愛親。吾知禹固無間於大烹之養耳，宅百揆而陟帝火藻山龍煌煌乎，惟此天下一人之規模。吾且何以知其致美惡衣服固所以致美。

則千萬世為君者表正百官，何必襲葛帶草屨之舊朝覲燕饗。吾知禹固無間於衮卷之貴耳，則三壤而成賦猷畝澮川井井乎具見荒度土功之勞烈。吾且何以知其盡力卑宮室固所以盡力，則千萬世為君者薄賦輕徭不必矯茅茨土墍之陋耕九餘三。吾知禹固無間於九尺之筵耳。蓋德業既處其至，即更置其代無不足見禮明樂備之風。後王是以有績禹舊服之贊誦，故鉅細顯微在禹而事事協宜者在吾而念念愜懷抑將何修而至此哉。聖學先挈其大，即略舉其功無不足建規天條地之全。當今是以有陟禹方行之覲揚，故鑄帝陶王在吾。揆剔不厭刻者在禹。

已茲飭不厭繁、又將何道而致此哉、禹吾無間然矣、非大
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王者乎、

無間曰然、無間不足盡、又要是吾無間、非禹無間、前後
兩見、贊服無已、菲等打入精微處、然非以數者証無間、
蓋夫子為千聖傳心、非專為禹闡微也、吾字痛快出
之、括盡一代、乃不是拈定三項、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

夏王克全乎道、即析之愈見其精焉、蓋有深心于天人之
際者、自不以天下累其身、惟禹能之、是謂惟精之學、且天
下何以尊一人哉、千百年未殫之心、仍厘以一二日不敢
康之意、故欽天率祖、布政恤民、罔不夙夜其勤者、不一其
名以相足、遞次其事以相親、古聖人竭一己而勞天下、莫
不皆然、吾獨詳究禹之所以無間何也、惟禹之時、易間而
事周其微、惟禹之事、易間而心渾其隙、序謨于二典之後、
史臣特冠之曰大正、惟纖小不可勝計者、無在不以則天

協帝為之故大也德足包羅萬象而精意弗漏至今猶見其憂勞仰功于四瀆之間累代共嘆之曰神正惟粗疎不可殫求者無在不以無名不與為之故神也學足洞晰幽遐而矢志加虔至今莫測其律度即如鬼神郊羽山之嚴父以配天寧不後世共諒矧艱鮮方奏禹固飲食所本也大烹自養祖天當鑒其非過顧獨以菲者致孝乎非以菲為致孝地于其菲愈見其致孝焉爾即如鞞冕煥二帝之龍藻以作服寧不後世共踵矧織皮方貢禹固衣服所昉也衮繡為章燕閒倍象其如神顧獨以惡者致美乎非以惡為致美地于其惡愈見其致美焉爾即如溝洫徧九州

之隨刊以定賦寧不後世可因矧土木方集禹又宮室所繇盛也堂上萬里畎澮自凜其明作顧獨以卑者盡力乎非以卑為盡力地于其卑愈見其盡力焉爾然則禹之敬小慎微類見乎此矣精一凝而不散則任指之罔非天親臣民所共督其旦明綜覈日密究非名法之主敢望高深不恃我有必到之精神祇恃我無可乘之昏渝也抑禹之貞憲考度又類見乎此矣危微嚴而有方則亟提之直與服食居處同影現于當前經綸丕茂究非雄斷之辟可擬智略固恃我有先天下之儉勤還恃我有後天下之敦勉也禹吾無間然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王者乎

截去兩頭，故前後須要切定。而此題原非呆拈，即中比
尚當寬籠。故題前題後題外題內要渾括，又要婉轉最
難。早拈起鬼神等意，始頓出禹字。以大字神字籠
題，全不訓解一字。名法雄斷二義，問字打入精微
不處。

博學而無所成名

聖學冒天下而難名，其大之也。至也。蓋九學可名，必非其
至博而無所成，無能名之大聖固如此。且古之高自位置
于天下者，莫不有鴻聲駿聞，炳炳千古，是名固挾大以行
者也。然開天立極道，以渾穆為至，而天高地厚，德以深沉
為神。孔子之大帝堯也。曰蕩蕩無名，則余當今日何以大
吾孔子哉。孔子統萬古性命之宗，似學豈足盡聖。然天德
之固，必借徵于懋勤有獲，而况七十年僅滿一志學，則自
有孔子而學統空矣。孔子括千聖敦化之蘊，似博豈足盡
學。然一貫之藏，必遍該乎天地萬物，而况歷今古獨推其

集成則自有孔子之學而博觀化矣孰知其無所成名正在此立太空之上聲臭俱鎔神化乃卓不可企挈無象之先觀聞俱寂精光乃勃不可量辨商羊解萍實此惟精之學所外見者也博則從性靈初躍中已舉幽明上下森然備陳于清虛之府則無可見其博者博乃真而譽望颺馳至此渾無可用無論不成之名不可律聖即稽古狗齊敦敏在群聖為獨完之詣者在孔子而涯畧俱空防風骨肅慎天此格致之功所偶及者也博則就至誠無息內已舉參贊位育淵然俱載于皇建之極則無可指其博者博乃峻而徽聲聿起至此毫無可庸無論既成之名不可測聖

即進究立命達天在群聖為成名之秘藏者在孔子而俱為博學之餘緒吾幾無以形容之矣智足知聖者且嘆其為天縱夫縱則博之說而天縱則正無所名其博也遊其下者恍不識何所始何所終並人而皆予以渾化則聖心之渾化又何所限量也吾幾無以贊嘆之矣聞一知十者且致感于末由夫由則博學尚可循而末由則正無所名其博學也登其堂者渾不解何以行何以生並人而皆予以精變則聖心之精變又何所紀極也意者虛空之上別有神奇言博學而已屬詮解乎意者精確不二別有紆摯言無成名而已落筌蹄乎則惟大哉孔子供吾想望已矣

然夫子轉語門人以執者何居下學可以力求上達俟其
自至不見泰豆之教造父乎若黨人者信夫子之知己也
黨人之識與儀封何異執御正是莫逆妙解豈可認真
其亦先高一步故是莫整形容成字俱出所字更出
且即用門人點証

昔聖固天縱之將聖

推聖於天之不可知則幾無以形之矣夫聖繇天縱而且
不知將何紀極也子貢雖知聖能有定解乎哉且品詣造
於無可加之域則必高舉而至於天為其說之盡於天也
迨至天猶不足以盡而渾渾無始穆穆無終吾何以形容
之哉亦微叅一無可終窮之妙虛以俟天下萬世之自領
夫子聖者與誰謂其非聖聖固無以整夫子之神竒即為
之說曰聖必推本於天誰謂其非天天更無以窮夫子之
變化大凡天有已然之局運候動有神行此亦人世之不
可知者然更有加於不可知則已然反若寬以待帝王天

有將然之局。於穆總歸因象。此即天亦有所不能自解者。然實有此為天不解之人。則將然直全挈以予夫子。意者固天縱之將聖乎。從心於不踰。似縱不足形。夫子然而所謂不足形者。正其將無容形者也。神湛息深之地。天已往來以訂無象之知。固未有天已聽命於夫子而縱中尚有得。罄舉其萬一者。聖乎抑誰有如是之將無容形者乎。敦化於上。律似夫子直足造天。然而所謂足造天者。正其將不識從何造者也。聲寂象靜之先天。更藏毓以受大德之鑄。固未有天已受權於夫子而縱中尚有得。精叅其呼吸者。聖乎抑誰有如是之將不識從何造者乎。皇王之局。可

翻乾元之統。亦可破夫子直為亘古極今之一聖。而天特誤生於春秋。縱也者。天之自救其窮也。祖述憲章。前千古已共入夫子之神化。從此貞元已竭於無所不至。萬世而下。必不能有崛起之聖人。可知也。全體大用。夫豈一二人所得極致。其推崇哉。儀象之天在囿。無極之天亦歸虛。夫子直為開洪闢混之一天。而特欲集成乎人極。將聖者。夫子之自行其縱也。時行物生。天有夫子始安。志於何言。從此聲臭俱絕於無所傍。神聖一格。必不容有旁侵之位置。可知也。高深散見。夫豈一二言所得偶肖其名象哉。然則天縱頓足。盡夫子乎。亦常存此無可摹擬之案馬已矣。

入固字語氣直從太宰來縱則天子群聖若拘于夫子獨
下盛是謂生民未有已然可知將則不啻神化矣故是極
口形容本句中多不多俱在是以曰又而夫子亦有
多不多之說也領脉處即能空中結撰縱字直透
發不多故靈快絕倫從題未經處鑽入又從文未有
新處打出奇創秀發本題却如天造故合故妙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宰天下於完德聖學惟專其在我焉蓋不敢以知仁勇自恃而必力砥乎知者仁者勇者惑憂懼已祛何論天下哉且至人首出天下直無足難我者方且使光天罔不昭敏乾元罔不生成神武罔不震奮而齋戒既嚴反若大惑大憂大懼日督厥躬疇知學養交隆不俟教歷隱譬中有主則嘗貞正可精覈其所本乎蓋人心至一物不生而全體始露今古蒸徹於輿地故能搏抔無倚即動猶之乎其寂也精神至萬緣俱謝而滿盈愈深身世渾化於天則故能翕闢無際即作猶之乎其止也智高天下勢不可却繁劇

以自封從惑鍊智與挾智開惑總不若超然其為知者日
月盪於空明並不以察慧滲我淵涵則機倪所介較盤錯
更甚果知既路其絕陰龜筮胥協於如神年世蚤卜於鑿
觀豈更有足惑我者哉知實有預杜其原者爾仁冒天下
勢不可蠲敬恤以自懾從憂鍊仁與挾仁滌憂總不若肥
然其為仁者懿嘉貺於中心並不以慈煦揭我洗密則悅
豫所招為疚痛方大果仁既全乎至正惇允固足熙百志
壽愷尤足烝作求豈更有為憂我者哉仁實有共制其萌
者爾勇先天下勢不可遺災警以自雄從懼鍊勇與挾勇
鎮懼總不若毅然其為勇者剛陽發於貞固並不以堅決

騁我胸臆則內弱所伏生痺威愈烈果勇既盡其克又理
直故當險用斷強固故入危皆平豈更有為懼我者哉勇
實有必伐其餘者爾夫苟一念至莫不可以知仁勇自命
我是以嘗謂其為達德世法透則心不疑于無據粥粥無
所試是躑空即刑名所托宿而天分人工既大遂儼乎立
規天條地之樞縱極情深終不可竟以知仁勇自居我是
以每歎志為無能歷鍊新則功尤呈其多闕綿綿因攸息
此研幾即精變所欲溢豈內聖外王既貫猶慮乎求體信
達順之難處惑憂懼之天下者胡不自勉焉

非以不惑等盡知者^等正以知者等盡不惑等仍須題前

